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三十一

鳥程嚴

杜延年

延年，字幼公，南陽杜衍人。昭帝初補軍司空，拜諫大夫，封建平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宣帝時坐霍禹免官，後召拜北地太守，徙西河太守，五鳳中拜御史大夫，卒謚曰敬侯。

奏記霍光爭侯史吳事

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已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閒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已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羣下譴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漢書杜周附傳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大將軍遂下廷尉王平少府徐仁於獄朝廷皆恐丞相車千秋坐之延年迺奏記

光爭
呂爲

杜欽

欽字子夏，延年子。成帝初，大將軍王鳳請爲武庫令，去官後，舉賢良方正對策，曰：「病賜帛罷，後爲議郎。復曰：病免徵詣王鳳幕府。」呂壽終。

舉賢良方正對策

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曰：求天心，迹得失也。臣欽愚陋，經術淺薄，不足召奉大對。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曰：考讐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强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何曰言之，曰：呂后

申蝕時加未戊木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召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召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召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召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召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膳致晨昏之定省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召奉淫侈匱萬姓之力召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召誅忠良賢後失在巖穴大臣怨於不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眾祖業至重誠不可召佚豫爲不可召奢泰

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冒全眾庶之命、冒欽愚懲言不足采、漢書

本傳又略見五
行志下之下

白虎殿對策

其夏、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占、當世之治何務、各占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己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忠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爲、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目、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

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質去僂、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爲禍不世、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妒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眾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漢書本傳

上疏追訟馮奉世前功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呂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已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疾、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已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已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

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超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已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漢書馮奉世傳

奏記王鳳理馮野王

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今有司已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已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已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

宜去。郡將曰：制刑爲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末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漢書高宗世間傳杜欽在太將軍莫

京奏記於鳳又見藝文類聚五十四

說王鳳

禮一娶九女，所召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窮寃，不問華色。所召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召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脩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召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召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倅異態，後倅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闊適之心。是召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音技，能爲萬世大法。

夫少戒之在色、小卜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曰爲憂。

漢書本傳

復說王鳳

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前言九女、略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畱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覽宗室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㠭佩玉晏鳴、闢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㠭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夫君親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萃、搖易之則民心惑、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蚤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念關雎之思、逮委政之隆、及始初

清明爲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旦忽不可一日過

漢書本傳

說王鳳重后父

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
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近世之事語尙
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

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后傳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已入九年矣及成帝立以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

將軍與嘉並杜欽皆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

說王鳳絕羈賓

前羈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
莫大於執殺使者所曰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
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曰爲通厚蠻夷慝
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今縣度之阨非羈賓所能越也其鄉
募不足召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
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

買臣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驅畜負糧、須諸國粟食、得召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乘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驅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陻者尺六七十、長者徑三十里、臨崕嶺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墮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致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已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漢書西域傳

說王鳳處置夜郎等國

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迺召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減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資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務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呂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呂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呂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呂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漢書西南夷傳

說王鳳治河

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呂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

如焉、且水數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
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墳淤反壞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
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于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
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召相難、極商

廷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召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

功

漢書溝洫志

復說王鳳起就位

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刻己自責、至
誠動眾、恩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
之節者耳、非王上所召待將軍、非將軍所召報主上也、昔周公雖
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
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
上、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主上照

然知之故繫援不遣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爲四國流言自疑

於成王召固至忠

漢書本傳

復說王鳳舉直言極諫

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召爲不坐官職疑其召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召爲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欽愚召爲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竝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前召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呂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

漢書本傳

戒王鳳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禳矣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暮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閒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

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捐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開其說

漢書本傳

杜業

業欽兄綏之子成帝時嗣爵建平侯尚帝妹潁邑公主拜太常坐法免官後爲函谷關都尉坐事免就國哀帝卽位徵復爲太常左遷上黨都尉又坐事免就國薨謚曰荒侯

上書追劾翟方進

方進本與長深結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障塞前過不爲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睢毗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

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罪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爲中丞時，方進爲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呂此怨宏，又方進爲京兆尹時，陳咸爲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爲奸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爲丞相，卽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眾人皆言國家假方進太甚，寧率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商被病殘，人皆但已附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奸，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欲呂熏轍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臣

皆結舌杜口、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已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不已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惟陛下深思往事、已戒來今。

漢書杜周附傳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

上書言王氏世權

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鲠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繁囚無異、自佐史已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爲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愬故許后被加呂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姊紅陽侯立及涪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高陽侯辟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奸人之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卽位、謙讓未皇、孤獨特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蚤已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宋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已填天下、此人在朝

則陛下可高枕而臥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尙存，不者幾爲奸臣笑。

漢書杜周附傳良語卽位業復上書言

奏事

伏聞東平國無鹽縣山中，有大石無故一夕自起立。臣業愚，呂爲石者陰類，殆有微人當超口者。漢興，呂來，今再見矣。其一正呂孝昭皇帝無繼嗣，見今又復呂。陛下無繼嗣，見甚可爲寒心。

北堂書影宋本一百六十引漢名臣奏案此奏漢書無

河閒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呂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召七十里，文王召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呂終。

史記五宗世家集解御覽一百五十一並引漢名臣奏

說成帝紹封功臣

昔唐呂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古之多羣后饗，共己之治。湯法三

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召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窩愛敬飭盡命錫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爲至及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召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逮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召晉其號亡召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閒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爲愍隸死爲轉屍召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遜東布章非所目示化勸後也三人爲眾雖難盡繼宜從尤功漢書高惠高序善平杜業之納說也云云於是成帝從紹舊何哀平之世增修舊制參周勃之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一終

全漢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楊敞

敞、華陰人。昭帝初爲大將軍霍光軍司馬，歷長史、搜粟都尉。始元末，遷大司農。元鳳中，爲御史大夫。代王訥爲丞相。元平元年九月卒。謚曰敬侯。

奏廢昌邑王

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度遜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富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

臣崎、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
臣卯、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忌、永保宗廟、
總壹海內者、曰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
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
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
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
皇太子、常私買雞豚、呂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
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驛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
內、放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合、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
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
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舞作俳倡會下、還
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卒首鼓吹歌舞、悉奏眾
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視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

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宮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皆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召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組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宮奴夜飲湛酒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召太官趣具無闕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曰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婦夫昌邑關內侯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召三太牢祠昌邑袁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召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召過失使人薄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已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

皇帝建功業爲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籍曰未知、亦旣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召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富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曰、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召聞、漢書霍光傳、光與書令讀奏太后詔曰可

奏立皇帝孫

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拔庭養視、至今年十人、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召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召聞、漢書霍光傳、光復與丞相等上書皇太后、詔曰可

惲字子幼，徵第二子。初爲郎，補常侍騎，擢左曹。地節中，封平通侯。遷中郎將。神爵初，拜光祿勳。五鳳二年，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免爲庶人。後歲餘，要斬。

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呂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呂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平，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惲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呂此時有所建明。呂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斂，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呂滅夷不足，呂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

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已忘憂。小人全軀，說已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已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已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羔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襄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猥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

呂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六田子方之遺風，襟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漢書楊敞傳文選

閑居

養羊酤酪，日供伏臘之費。

御覽卷之三十一

眭弘

弘字孟魯，國蕃人。曰字行，爲議郎，至符節翁。元鳳三年坐祿言伏誅。

上書預推昌邑王宣帝事

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禮曰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一王後。曰承順天命。漢書眭弘傳。昌邑有枯社木復生。上林苑中，有斷柳自立生有

蟲食樹葉成文字日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卽說日云云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

路溫舒

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初爲獄小吏，轉獄吏。始元中，郡署決曹吏，舉孝廉，除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解光請署奏曹掾，守廷尉史。宣帝卽位，遷廣陽私府長內史。舉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後爲臨太守，卒於官。

上書言宜尚德緩刑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卽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自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惠，卽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卽圓圖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

此賢聖所曰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曰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曰自上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曰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曰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曰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謾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曰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讒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敵，已

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㠭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㠭萬數此仁聖之所㠭傷也太平之未洽凡㠭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㠭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㠭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㠭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㠭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媿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詐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滅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謔唯陛下除詐謗臣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憲省

法制寬刑罰，已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

極，天下幸甚。

漢書路溫舒傳宣帝初郎側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又見說苑貴德少篇首二百五十字

大鴻臚禹

禹史失其姓

奏平于王元不宜立嗣

元前呂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爲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爲樂，奴婢從死，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

之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

漢書景十三王傳武帝召親親故，立

趙敬肅王小子偃爲平于王子

子偃爲平于王子，劉王元嗣，薨大鴻臚禹奏云云云奏可國除，案諸侯王表元薨於元鳳二年，是時大鴻臚禹百官表失載

張壽王

壽王元鳳中爲大史令

上書言不宜更厭

麻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爲傳，黃帝調律麻。漢元年己亥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麻之過也。漢書律麻志元鳳二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

寶失其姓

劾張壽王

壽王更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妖言、欲亂制度、
不道。漢書律麻志元鳳三年丞相屬寶長安寧安陵招肩、劾壽王下吏

王吉

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召郡吏舉孝廉，爲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王中尉。昭帝崩，迎王入嗣位，尋廢。召國臣坐髡爲城旦。宣帝時，起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徵爲博士。諫大夫尋謝病歸。元帝即位，復徵爲諫大夫。道病卒，遣使弔祠。

上疏諫昌邑王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傾曠周道，中心懾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
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輿，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
頗費耕桑，治道牽馬。臣愚目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
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平
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衡，馳
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
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屢薄。數日委腕
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曰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曰進仁義
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
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訴訴焉，發憤忘食，日
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樞之閒哉。休則俛仰諭信，日利形進退，步趨
呂實下，吸新吐故。呂練藏，專意積精。呂適神於呂養生，豈不長哉。

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軒，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圓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召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殲介有不具者，於召上聞，非享國之福也。臣吉愚陋，願大王察之。漢書王吉傳

奏書戒昌邑王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召喪事微，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知。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召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召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召奉宗廟者，攀援而立。

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唯

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呂爲念漢書王吉傳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鸿臚宗正迎呂邑

王吉即奏書戒王

上宣帝疏言得失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已言治左右不正難已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已正身也所使所已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已藍此其本也春秋所已大一統者六合

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呂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呂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呂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呂不若成康，壽何呂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惟陛下

財擇焉。漢書王吉傳又略見禮樂志。

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已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紬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呂褒有德。

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固之所曰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昌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

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贍，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植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昌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昌儉。古者工不造彫琢，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漢書王吉傳，吉昌爲云云，又言云云。
即前疏所謂除奏也。今錄於疏後。

王駿

駿，吉子，呂孝廉爲郎，建昭初，遷諫大夫，除趙內史，道病免歸。起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河平初，遷少府。陽朔末，拜京兆尹。鴻嘉初，代辟宣爲御史大夫。

諭指淮陽王欽

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呂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爲周室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天子曾覆德布於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爲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已來，王毋復曰博等累心，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日，藉用白衣，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絜已。召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畱意慎戒，惟恩所已，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漢書宣元六年王淮陽王欽傳

勑奏匡衡

監臨盜所主守直千金。已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已壹統。

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
背法制，專地盜上，占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
附下罔上，擅占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漢書匡衡傳：司隸校尉駁奏衡少府聽行廷尉事，劾奏衡

于定國

定國，字曼倩，東海鄒人。昭帝時爲獄吏，郡決曹，舉侍御史，遷御
史中丞。宣帝卽位，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遷水衡都尉。地節初，
超遷廷尉。凡十八年，甘露中，遷御史大夫，代黃霸爲丞相，封西
平侯。永光元年後數歲卒，年七十餘，謚曰安侯。

奏考問楊惲罪

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事，
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
惲語自與大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
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

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訛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漢書揚微傳太僕戴長樂上書告揚惲罪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

冀州刺史林

林史失其姓

奏劾代王年

年爲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爲王後，則懷年子，其婿使勿

舉，則曰：「自來殺之。」增怒曰：「爲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兒頃太

后所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連年

不絕。漢書文三王傳地節

申冀州刺史林奏

龔遂

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呂明經爲昌邑王郎中令，王入嗣位，尋廢。坐國臣髡爲城旦。宣帝時，選爲勃海太守，徵拜水衡都尉。

蠅矢對

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至于藩，憒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眾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臣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漢書武五子傳。昌邑王徵卽位後夢青蠅之矢，橫西階東。召問蓬遂云云。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嚴延年

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昭帝末，呂郡吏選補御史掾，舉侍御史。宣帝時，坐法亡命，遇赦復爲御史掾，拜平陵令。免後，爲丞相掾，擢好時令。神爵中，爲涿郡太守。五鳳初，遷河南太守。坐罪弃市。

劾奏霍光

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

漢書嚴延年傳。

報張敞書

河南天下喉咽，一周餘斃，莽盛苗穢，何可不鉏也。

漢書嚴延年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漢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二終

全漢文卷三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董肅望之

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居茂陵昭帝末召射策甲科爲郎署
小苑東門候免歸爲郡吏始元中除御史大夫屬地節中察廉
爲大行治禮丞拜謁者遷諫大夫丞相司直出爲平原太守元
康初徵爲少府尋爲左馮翊神爵初遷大鴻臚尋代丙吉爲御
史大夫五鳳初貶爲太子太傅黃龍初拜前將軍受遺元帝初
兼光祿勳爲弘恭石顯所陷免爲庶人尋賜爵關內侯復被收
飲鵝自殺

上疏請選諫官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召補郡吏所謂憂其末
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過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

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召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息、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漢書蕭望之傳、望之爲平原太守上疏書聞徵入守少府

建白宜罷中書宦官

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召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漢書石顯傳、初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鄧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如顯專權邪辟建白、召爲

劾奏趙廣漢

廣漢摧辱大臣、欲召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漢書趙廣漢傳、廣漢自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召殺婢事、丞相龜相上書自陳同直蕭望之劾奏

奏駁耿壽昌增海租及近糴計

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

慮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
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督于商功分銖之事其
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漢書食貨志大司農中丞狀言昌
東漕卒又自增海租三倍御史五個中奏糴三萬等郡徵百省間
大夫蕭望之奏云云上不聽

奏言三公非其人

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
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漢書蕭望之傳丞相兩
奏言云云上吉年老上重責望之又
相乃下侍中等詰問望之

馮奉世封爵議

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已爲後
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已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漢書馮奉世傳
奉世已衛候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召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上甚說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獨已

駁張敞入穀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卽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因執，聞出財得，卽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卽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卽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財於民。財字從紀，補不足則取，漢不足以取，固乏古之通義。百姓莫卽爲非，卽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

教化既成，堯舜亡呂加也。今議開利路，呂傷既成之化，臣竊痛

之。漢書蕭望之傳，東北升張徵上書，願令諸有罪得旨差入役。此八郡贖罪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強議，又見荀悅漢紀。又見

藝文類聚

五十四

對兩府難問入穀贖罪議

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贖，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自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召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呂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漢書蕭望之傳。

烏孫元貴靡尙少主議

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

漢書蕭望之傳，又西域傳下，作烏孫絕域，變故

難保不
可許

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已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已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絲役將興、其原起此。漢書蕭望之傳、又見西域傳下小異。

對詔問因亂滅匈奴議

春秋晉士匱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曰爲恩足已服孝子、誼足已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已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漢書蕭望之傳、五風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問望之計、望之對云：「云上從其議。」

單于朝儀議

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臣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鼠鼠伏，關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平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漢書蕭望之傳

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臣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迷鼠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漢書匈奴傳贊、案此約文與本傳小異，故竝錄之。

雨雹對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已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政之所致也。附枝大

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好萬機、選同姓、舉賢材、已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已考功能、如是

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漢書蕭望之傳、地節三年以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

陳災異下少府宋騎問狀望之對曰爲

蕭育

育字次君、望之子、宣帝時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除大將軍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拜司隸校尉、免、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大鴻臚、右扶風、免、哀帝時、拜南郡太守、病去官、起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奏封事薦馮野王

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弓、虛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已、王舅出、已賢復入、明國家樂進

賢也

漢書武五子昌邑王傳附傳劉方刺史蕭育奏討事薦言宋朝

宋朝

金安上

安上字子侯，莊侯日僅弟，倫之子。宣帝時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進封都成侯，遷建章衛尉。謚曰敬侯。

上書言昌邑王賀

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爲列侯。賀嚚頑放廢之人，不宜得奉

宗廟朝聘之禮。

漢書武五子昌邑王傳侍中

柯

柯史不著其姓。宣帝時爲揚州刺史。

奏昌邑王賀罪

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綏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曰：賀且王豫章，不久爲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

漢書武五子昌邑王傳元康三年封賀爲海昏侯後

數年揚州刺史柯奏
云云制日削戶三十

廖

廖史不著其姓宣帝時爲豫章太守

奏絕昌邑王後

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爲置後昌邑爲暴亂之人不宜爲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爲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絕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昌禮絕賀昌奉天意願下有司議

漢書武五子傳賀薨豫章太守廖奏言

鄭吉

吉會稽山陰人初爲郎地節中昌侍郎田渠黎破車師遷衛司馬護鄯善昌西南道神爵中降日逐并護車師昌西北道於是始置都護西域騎都尉封安遠侯卒謚曰繆侯

上書請益車師田卒

車師去渠黎千餘里、閉昌河西、北近匈奴、漢兵在渠黎者、欲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漢書西域傳下

辛武賢

武賢、狄道人。元康中爲酒泉太守。神爵初拜破羌將軍。羌軍還歸酒泉後復爲破羌將軍。

奏擊罕开

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糧、分兵竝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曰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賣棄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漢書趙充固傳。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天子下其書充固令與校尉昌下

者博議

知羌事

辛慶忌

慶忌，字子真，武賢子。宣帝時爲右校丞，屯烏孫赤谷城，拜侍郎。遷校尉，屯焉耆國，還爲謁者。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轉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太守。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左遷酒泉太守，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左遷雲中太守，徵爲光祿勳，拜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徙左將軍。元延初卒官。

上書理劉輔

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譖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譽。竊見諫大夫劉輔，前昌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閒，收下祕獄。臣等愚陋，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

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
官與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犧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
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降寬廣問衷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

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
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旨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
不宜齒因於掖庭獄公卿已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
有懼心精銳銷喪莫敢盡節正言非所已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
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畱神省察漢書劉輔傳成帝欲立輔
庭祕欵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
庶大夫歸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

韋玄成

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丞相賢之少子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
襲爵扶陽侯拜河南表作太守神爵末徵爲未央衛尉五鳳中
遷太常坐楊惲免起爲淮南王中尉元帝卽位進少府遷太子

太傅永光初拜御史大夫代于定國爲丞相建昭三年卒謚曰
共侯

劾劉更生

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漢書楚元王交附傳更生使
韋玄成諫大夫貢禹
與廷尉雜考劾更生

奏發陳咸朱雲事

咸宿衛教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私語雲爲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亡故不得上漢書朱雲傳
榮頤脚古

呂上字屬
下文誤

龍郡國廟議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孝

子爲能饗覩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昌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文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昌爲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漢書韋賢傳永光四年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朔等條諫大夫尹更始等七人皆曰云云奏可

毀廟議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已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滅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祿壹祿也祿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已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已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已七廟者已后稷始封文王武王

受命而王，是㠭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㠭行爲說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㠭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漢書韋賢傳玄成等

附十四人奏議

毀廟遷主議

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㠭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王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漢書韋賢傳玄成等

可奏奏

復言罷文昭太后寢祠園

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漢書韋賢傳明年玄成復言奏可

侍郎章

章史不著其姓宣帝時爲侍郎

上疏言宜聽韋玄成讓襲爵

聖王貴昌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

漢書韋賢傳玄成當襲爵昌病狂不應召
大鴻臚奏狀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

戴長樂

長樂神爵初爲太僕五鳳坐事免爲庶人

上疏告楊惲罪

高昌車奔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奔車抵殿門

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脰脰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寢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殃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召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召滅亡，令親任大臣卽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國，召誨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召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召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絕理。

漢書楊敬傳

王生

生宣帝時爲太子庶子

案冀遂傳亦有王生由勃海議曹入爲水衛丞玠此同時求善卽其人否也

與益寬饒書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昌司察之位擅君昌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昌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昌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已摩切左右非所昌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昌飾君之辭文足昌成君之過君不爲邈氏之高蹠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旣明且哲昌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

漢書益
寬傳

蓋寬饒

寬饒字次公魏郡人初爲郡文學昌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

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左遷衛司馬、拜太中大夫、擢爲司
隸校尉、神爵二年、日奏事忤旨、自殺。

奏封事

方今聖道滯廢、儒術不行、臣刑餘爲周召、臣法律爲詩書、

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臣傳子、官臣傳賢、若四

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漢書蓋竟饒傳是時上

宦官寬健

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

奏封事

鄭昌

昌字次卿、泰山剛人、宣帝時爲太原涿郡太守、入爲諫大夫、

請刪定律令疏

聖主置諫爭之臣者、非臣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臣
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
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

不正其本、而置延平。呂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延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漢書刑法志宣帝置廷平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宜帝末及修正

上書理益寬饒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呂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呂諫爲名、不敢不言。

漢書蓋寬饒傳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呂吉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云云上不聽

辭廣德

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神爵中爲博士、遷諫大夫。初元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永光初、病免。

上元帝書諫射獵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

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

下幸甚。

漢書傳
廣德傳

蘇延壽

廷壽，一姓李，字子惠，南郡人。五鳳中爲丞相司直。建昭初，遷執

金吾，歷衛尉，拜御史大夫。竟寧初卒。

奏劾蕭望之

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廷中與丞相均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益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取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

修踞慢不遜讓受所監減二百五十呂上請逮捕繫治

漢書蕭望之傳

孫會宗

會宗西河人五鳳中爲安定太守坐楊惲事免官

與楊惲書

大臣廢退當閭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
漢書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

呂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

歐陽地餘

地餘千乘人歐陽生七世孫世受尚書宣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進侍中中大夫永光初爲少府

戒子

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呂廉絜著可已

自成漢書儒林傳

徐福

福，茂陵人。宣帝時召上疏爲郎。

上疏言霍氏

霍氏太盛，陛下卽厚愛之，宜召時抑制，無使至亡。漢書霍光傳及徐生上疏言

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

人爲徐生上書上迺賜福帛十匹後召爲郎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三終

全漢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貢禹

禹字少翁，琅邪人。宣帝時，召明經徵博士，出爲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內令。去官，元帝卽位，徵爲諫大夫。遭光祿大夫歷長信少府。代陳萬年爲御史大夫。

上書乞骸骨

臣禹年老貧窮，誓不滿萬錢。妻子棟豆不贍，袒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召供車馬。至拜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綰絲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益富。身日日益尊，誠非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已報厚恩。日

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踰仆，氣竭不復自還，洿庶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漢書貢禹傳

上書言得失

口錢

古者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迺算。漢書貢禹傳

錢幣

古者不呂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

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
地減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
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破刑者眾富人
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搖動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奸
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
暑梓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橐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
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已賈窮則起
爲盜賊何者末利淺而惑於錢也是已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
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已爲幣
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已布帛及穀使百姓
壹歸於農復古道便漢書貢禹傳又略見貨志

減宮衛免諸官奴婢

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召寬錄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

人戲游亡事稅良民呂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爲庶人稟食

漢書禹貢

禹貢傳

成卒

令代關東成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漢書禹傳貢

私販賣

令近臣自諸曹侍中呂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

漢書禹傳

贖罪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買人贊媚及吏坐職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呂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呂天下奢侈

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曰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呂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呂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呂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呂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黜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於是察其所已然者皆已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呂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呂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呂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

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自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召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召先下選賢、召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譖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繙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漢書禹傳又見
藝文類聚五十四

奏宜放古自節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彫、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竝作、至高祖

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
衣綈履革器亡爛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爲奢侈轉益盛臣下亦
相放效衣服履綺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
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
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
於陛下臣愚已爲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百官節焉論語曰君子
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
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
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
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
銀飾非當所召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
爲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爲犬豬所食人至
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迺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

天爲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十人。召填後宮及乘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五物盡瘞藏之。又皆召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烏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召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召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畱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召爲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鄆皆復其田召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召救之稱天意乎天生

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謨斯不易。惟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吾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奉奏，不敢不盡愚心。漢書昌黎傳

奏請正定廟制

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漢書韋玄成傳

送匈奴侍子議

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醕，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漢書陳湯傳、初元四年，郅支遣使奉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黃禹博士匡衡同爲

匡衡

衡字稚圭，東海承人。宣帝時射策甲科，召不應。除爲太常掌

故調補平原文學。元帝卽位，大司馬史高辟議曹史薦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拜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中，代韋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卽位，連乞骸骨，不許。始三年免爲庶人。

上疏言政治得失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暱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冒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臣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樞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㠭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

進而不自知。是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臣保我後生，此成湯所㠭。建至治，保子孫。
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㠭。
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
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㠭相盪，善惡
有㠭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
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
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
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
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
書者，莫不欣欣人自㠭。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
飾，攷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
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蓺之意。

察上世之務，明白然之道，博和睦之化，昌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樂可興也。漢書匡衡傳

上疏言治性正家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昌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昌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昌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畱神於遵制揚功，昌定羣下之心，大雅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㠯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已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曰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姻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嫡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㠯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眾子不得與列、所㠯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

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吾亂國家故聖人憤防其端禁於未然不召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召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漢書匡衡傳

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莞莞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召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召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召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

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寘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㠭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㠭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㠭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㠭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蔽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勤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㠭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曰：「臨其民，是㠭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

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召視之又觀召禮樂饗禮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召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勤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日立基植天下幸甚漢書匡衡傳

奏免陳湯

湯召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召先下而益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

漢書匡衡傳
威帝初創位

丞相衡
復奏

奏徙南北郊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召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

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陘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召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繇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漢書郊祀志下：成帝初卽位，丞相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云云。奏可。

陛下聖德忽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眾，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進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人人不案經蓺，攷古制，而曰爲不宜、無法之議，難。召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召永年。

不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
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君文王之都爲居
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漢書郊祀志下右將軍王商等
五十人石爲宜徙於堤衝謂秦

議天子

從之

上言罷郊壇僞飾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
壇召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
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
臣聞郊柴毛本作紫壇齊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召
族天神歌大簇舞咸池召族地祇其牲用犧其席藁藉其器陶匏
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召爲神祇功德至大雖
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召報功惟至誠爲可故毛本作致上質不飾
召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漢書

郊祀志
下衡言

又言罷雍鄜密上下祠

王者各召其禮制祀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侯各召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定卽且因秦故祠復立北畤今旣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畤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漢書郊祀志下衡又言天子皆從焉

復條奏罷羣祠

長安廚官縣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請皆罷漢書郊祀志下是歲衡譚復條奏云云奏可

奏罷諸毀廟

前呂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
固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
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

漢書韋玄成傳元帝崩衛奏言云云奏可

華陰守丞嘉封事對

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
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
之位欲呂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呂重國家而尊社
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
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已異今御史大
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
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
司案驗呂明好惡漢書朱雲傳元帝時貢禹爲衛史大夫而華陰
下其間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呂爲

呂孔子世爲殷後議

王者存二王後所呂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矣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呂孔子世爲湯後漢書荀福傳

鄧支縣頭豪街議

鄧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漢書陳湯傳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蘇延壽皆爲云云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呂爲宜縣有詔將軍議是甘延壽陳湯封爵議

鄧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漢書陳湯傳元帝詔公卿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呂爲

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已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哲有司已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已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已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祿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已祖祿之意爲不樂。是已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

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漢書韋玄成傳

告謝毀廟

往者大臣呂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呂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呂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呂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上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圓廟閒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曰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卽呂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呂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供職之疾、

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曰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
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
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
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曰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
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自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軌所載。
皆言不當。無所依緣。臣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
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
生百神。有所歸息。漢書韓玄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三十四終